

尚
钺

预 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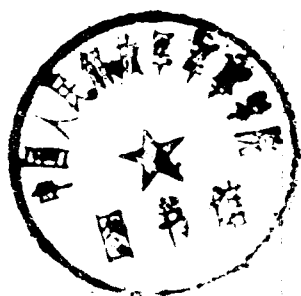


2 039 2678 8

预谋

尚

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以三十年代旧中国为背景，通过一个自称为某外国公司驻华“总经理”的洋人，在我国中原腹地行骗得逞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官僚的利欲熏心、昏庸无能和崇洋媚外的西崽相，活画出一幅黑暗落后旧中国的“群丑图”。

作品故事曲折生动，风格幽默诙谐，既有漫画化的勾勒，又有工笔画的细腻描绘；尖锐的讽刺与幽默的嘲弄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浓烈的时代感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责任编辑：江达飞 谢明清

预 谋

Yù mó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2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7}{8}$ 插页 2

198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40,000

书号 17019·3706

定价 1.45 元

—

中国H省省会的车站上，这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开到了照例要开到的一列列车。这次车是从P城开往K城的，还是从K城开往P城的，一般脚伕、铁路小工、小贩、小偷、警察似乎都没有特别加以注意。铁路警察的值日巡官，这时刚从照例的午觉睡起，听着路铃干哑的响声，便披上斜皮带，挎了枪，昏头昏脑地在值勤表上看了一眼，便叫着几个歪在床上做着升了官或者发了财的好梦的警察说：“起来，起来，有车。”几个警察糊里糊涂地把梦境看在无何有之乡，站起身扯扯灰尘蒙满的制服，紧紧皮带，准备“立定”“看齐”“一二三四……”——出发。但也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次车是从哪里开往哪里的。同时巡官之所以叫这几个警察，这几个警察之所以一叫便醒，一直到出发，却只是一种直觉地奉行“例行公事”，并无什么负责维持秩序，保卫客商之类的心。约五分钟，巡官即领着几个警察走到月台上去。脚伕们也都依着一切车站上脚伕的习惯姿态，靠在票房的墙上，懒洋洋地打着呵欠。一个铁路职员，手中握着红绿旗，疲倦地立在月台中间，往无尽的铁路两端瞭望着，也都不过是照例看看而已，并无什么今日特有的希望和好奇心。小贩们在栏杆外边，一个个两手扶着油腻污黑，满堆着烧鸡、卤肉，或者

大饼、油条的大方木盘子，一边放在栏杆横木上，用肚子挺着，向月台上瞪着麻木的眼睛，骨突着拙笨的嘴；当那铁路职员把红旗缓缓地打开的时候，立时耸耸肩头，吞一口唾沫润润干燥的喉咙，准备即将到来的一场照例的高声喊叫。至于他们中有的用手指揩骄阳在头上蒸发出的黑汗，有的用手擤一下鼻涕，也不是要今天格外清洁一下，以壮什么观瞻，只不过是清除一下生理上一时难以忍耐的刺激而已。小偷们如往日一样，在票房门前一堆拥挤的旅客中间挤来挤去，仿佛在寻找一件失落的不知什么贵重物品；他们虽然是别有用心，或者说是大有目的，然而也如往日并没有区别，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车的来去及这次车具有什么重要性的问题。不久，票房的栏杆门开了，旅客都立刻振起了尚武精神，拚命往月台上挤，而查票员偏偏拦着半掩的门，似乎叫旅客学习一下文明整齐的行列习惯，悠闲地检查着每一个人的票，惑疑地查罢一个才放一个到月台上去。有一个衣着褴褛的小偷，刚刚挤到票房门前，伸头向月台上瞄一下，大概是想看看车到没有，好准备下手的时间，不幸被一个警察看见了：“妈拉屁，你又来了！贼骨头，抓住就要敲碎你的骨头！”但是这位小偷照例地偏头笑着，看了警察一眼，似乎说：“老总，请不要客气！”可是当警察的两眼向他一吃力，他的头却立时狡猾地一缩，往后边人群中一挤，如惊视人影的鱼一样，消失了。总之，一切都是照例的那一套，没有人觉着今日特别，也没有人特别想什么。

不久，成排立在月台边上，伸头向一端瞭望的人们，被

警察的棍子逼着在往后退，火车如一条巨大的苍龙，沉着地缓缓地满身蒙着旷野的辛苦灰尘，愤怒地爬进站来。人们如受惊的鸟一般开始两头乱跑起来，而且在这种纷攘中有的还发着歇斯底里的狂叫。车停了，上车的人和行李，与下车的人和行李照例挤在各节车的门口，谁也不甘示弱退后一步。每人的嘴都在叫骂，每人的屁股都在顽强地抵抗着后来者，——彼此相持着，仿佛都在说：“老子要先走！老子比你的力量更大！”

宪兵都排成了队伍，屹立在月台中央，整齐得十分吃力，好象要叫人喝彩一声：“站的样子真好！”警察这时候更是显示出格外忙碌的悠闲来，手抱着短棍，鸭子一般在挤得发晕的人丛中间，一面散着步，一面非常有趣地观赏着这一幕活动电影。虽然有时也举起棍子在某一个倒楣而好出风头的光头上，敲出破瓢一般的一声响。但光头一缩也就完事，一切依然在照例的惯习中进行着，今日绝无丝毫与往日不同处。

人们终于吵着骂着自动地走得快完的时候，头等卧车茶房叫三个脚伕扛下来几件出色的行李。之后又走下一个穿西装的中国青年，领着一位高大而俊秀的文明外国人。当然，这外国人的西服穿得比H省全省的体育主任的还整洁百倍：裤子上、袖子上都清明地显出一种文雅而高尚的褶纹，特别是上衣前胸，臃蓬蓬地表示出肺部健康的凸线。这外国人走着，不断地和那位西装青年咕噜着，几个脚伕扛着他的行李，缩着颈脖，流着汗，跟在他们后边。这些行李中

最使人注意的，是一个矮胖脚伕所扛的一只精工制造的桃树心木大箱子和车上茶房所提的一个紫红的手提箱。件件行李都显得非常沉重。“不是银子一定是金子”，有的人这样想，自然也有自命知道外国人秘密的“教会通”在断定：“是洋书”。不拘怎样，这外国人却因此也显得似乎比现时这站台上所走动的一切人和动物都沉重起来。警察驱逐着这外国人前后乱跑的人，宪兵虽然益发吃力地站起他们出色整齐挺硬的腿杆，但眼睛都斜视着他的高大、白皙的鼻梁骨；好象如此才能使这位洋大人的“观瞻”中生出“还不错”的感觉来。只有几个不识相的流氓，看见这外国人的富丽体态，不禁眼中流出覬覦的贼光，并忘其所以地不知互相私语着什么。不料他们的这种丑态被那位巡官一眼看见了。

“滚，王八蛋操的！”巡官奋勇地向他们跑去。

几个流氓立刻从栅栏的破洞中钻出了站台，立在远远的地方向巡官鼓着嘴，挤着眼睛望着，仿佛心中正在高声地说：“我偏要看看你的什么花祖宗！”但巡官很聪明，立时叫了两个警察远远地跟着这个外国人和他的行李，恐怕在车站上发生什么严重的“国际交涉”。

车上的侍役满面伶俐地摆出一种殷勤架式和步伐，将这位高尚的外国人送出了车站，代他叫了一辆特别体面的新式汽车，并帮同脚伕将所有的箱子和行李搬上车。外国人同青年走上车，稳一稳身体坐定后，不知向那青年咕噜了一句什么，那青年才慷慨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皮夹，用两个指

头在中间抽出两张大概是五元一张的钞票，分别递与侍候在车门前的侍役和脚伕。侍役同脚伕都鞠着九十度日本式的躬，口中一齐说着：“谢谢，您老！”直到汽车开动了，又一齐鞠罢隆重的躬，方才满心感激地转身回到车站上去。

当然，这汽车是被命令着一直开到这省会上唯一的阔人住的旅馆——大陆饭店门前。车停了，汽车夫跳下车来，开开座位上的车门。青年提着小皮箱钻出车来，走进旅馆的大门，一群内外都非常伶俐的茶房，脸皮上滚荡着临时的欢笑出来迎接着。一个最聪明的年轻茶房，笑嘻嘻地首先伸手接过青年手中的小皮箱，十分恭敬地说了“来啦，先生”之后，便立在一旁等候着。随即一个大肚子老板，脸上满堆着拙笨的雕塑匠人捏出的笑容，迎着一鞠躬，把肚子一挺：

“您老，来啦！一位？”老板的两只锐利的眼把客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又看了看门外的汽车。

“来啦。两位。头等房间还有没有？”青年问。

“有，有。”老板笑着答罢，随即头一扭，把笑脸一沉，命令提着皮箱的年轻茶房：“叫三楼把六号的门开开。”

“三楼六号！”年轻茶房向楼梯上走着，一声喊。

穿西装的青年随即走到汽车门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外国人说：“请，有房间。”

外国人钻出车来，迈着鹭鸶涉水式的阔步，极端稳重地走进旅馆。大肚子老板虽然又照例来一下鞠躬：“您老，来啦！”但这外国人的眼睛似乎被鼻子挡住了——没有看见，

径直跟着西装青年走上楼去，并未理会。可是大肚子老板也并不见怪，似乎这是老板应该享受的善于鞠躬的家常待遇。所以老板依旧非常热烈地叫喊着：“搬行李！……问问车钱……。”

这样的一个外国人在这旅馆中确实引起了一种小小的骚动。这不仅因为这外国人是货真价实的外国人，而且因为他站起来平均比中国人高半头，还有衣服的整洁，头发的光彩，尤其他的下颏修饰得根根胡楂子都在光净的白肉皮里闪着尊严的青光。总之，这外国人通体都是透明的外表，实是这大陆饭店中上自老板、下至茶房从来没有见过的。也许有人在暗中想：这外国人皮鞋底上的钉子怕都是金子打的，不然，走在这旅馆的油漆地板上，是不会发出那样清脆可敬的响声。不说人，物，就是那桃树心木大箱子，已是漂亮得出奇，使任何中国人一看，眼睛就要立刻花起来。

真正是一个道地的外国体面绅士！谁也在起尊敬心。

茶房们看着自己马上就要侍候这样体面的外国客人，似乎也现出兴奋而可以骄傲一下的神情——上下机敏地转动着，扬起高昂的喉咙传达着“搬行李，小心！”“把车子开消了，另外给五块钱的赏钱”等等谁的耳朵听着也兴奋的消息。

这旅馆是这省会上一座新起的彻头彻尾的洋式建筑。它的主人是本省的财政厅长。厅长到任虽然才一年半，而这建筑却已经完成八个月了。它之所以有如此的速度，是因为厅长到H省的第一天便下了决心：用公帑或者私资建

设一座堂皇富丽的大旅馆。当然，这不仅是“以壮观瞻”，而且这也是厅长决计整顿H省财政的第一步。因为厅长由于自己初到无处下榻受委屈的经验，更加之根据实际情形的推测，断定H省省政府自这次改造后，局面一定要焕然一新。那么，以后来往的名流要人必然要超过过去十倍以上。这些要人名流来到H省，不说没有地方住，就是吃，喝，拉，撒，睡一切细小的问题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为着避免误会起见，最初厅长曾将这个心愿，商之于主席，不料他碰了“财政支绌”这一块老招牌。厅长干事向来是：只要看准了，便一不做二不休的；其精练敏捷的程度，实是中国各省财政界有数的人物。他的理财最重要的秘诀之一是“开源节流”，而建筑这一座宏伟的大旅舍，又是厅长心目中开源节流的最上的方法。所以不久他即决心自己用财政厅历年来结余的存款作为私资建设起来。的确，不如此，不唯以后来的无数要人名流住食的问题不能解决，而大批的旅馆费让H省许多肮脏商人拿去，也太不合乎他开源节流的理财原则。

这所旅馆的建筑图式，是财政厅长命工程师仿造某大都市日本的扶桑旅馆，而再酌加中国宫殿的装饰。厅长称之为“中日亲善的模型”。厅长的这一心得，实不愧许多人特赠的“既时髦且美观；既经济且便利”的佳誉。

这建筑完成后，果然不出厅长所料，生意十分兴隆。不唯上海、天津、北平等处来的头二等要人名流，均定然下榻于此，就是各地来找各位厅长及司令，求较高一点差事的人，也争着住大陆饭店的三四等客房，虽然房价较普通客栈

贵到两倍或三倍以上。当然，后者并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来尝一下财政厅长心得的佳作舒服不舒服，而是为着容易和他们要找的厅长或者司令之类阔人会面。

今天这位外国人下榻于此，是有计划的呢，抑是没有计划的呢？我们实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位外国人住在这里是于他最合适不过的。他住的三楼六号更是大陆饭店中最适宜于他的房间。就外面环境说：这房间后面临着所不大不小的院宇。这院宇是一位富翁养老的小花园。紧对着这楼窗的是三间书斋，上面有一额树皮色的小横匾，题名为“幽篁轩”，大概是从屋东首的一丛百十竿绿竹想出的。书斋前面院宇中，一排八口花金鱼缸，缸中整日游泳着美丽而飘洒的各种彩色的大金鱼。鱼缸四周的无数小青石鼓上都放着精致的小花盆，盆中有谢了花的兰草，有开着小白花的香草，有万年青，最多的是含着名贵花蕾的各种菊花。最使人看着心旷神怡的即是鱼缸和小青石鼓后面的一对大理石水槽，槽中竖着的两块奇峰一般的上水石上，笑佛一般的蹲着两株虬松。水槽背后紧邻这三楼六号后窗的是两株海棠树。现时这树上满结着血泡一般的红海棠果。其余院宇的四周，均围绕着青石条，作为置放花盆的石架。总之，整个的院宇，任谁人一看，都感觉着一种庸俗悠闲趣味。从这外国人所在的房间的六扇大玻璃窗户，一直可以看见幽篁轩里迎门一条藤篾躺椅上，经常地躺着一个微睡的老人。并且一看便知这老人是在中国人的“也算活着”的哲学中，度其“只是活着”的有限生活。三楼六号的右隔壁，这外国人的

紧邻，是一位新从 C. C. 来的 P. H. 铁路 H 省段的段长，兼 × × 铁路总办的许某。C. C. 离省城仅八十公里，段长兼总办因为公事方便，在此地设了一个驻省临时办事处。这位段长兼总办的交际很广，每每到省城来一住多日，但也有上午来下午回去的时候。不过这次来现在计算已经是十天了。他这次到省，首先来访他的人就是财政厅长，因为他是财政厅长的老同学，也是亲戚，据说：他除此外还是厅长最密切的知己。所以去年秋季 H 省 × × 铁路总办的缺一出来，厅长便立刻保举他兼充了。他这次来省干什么，为什么住这么久，我们虽不知道；可是他这次本未打算来，而是财政厅长去电报请来的，当然与厅长或者财政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知道的。许总办每天都很忙，不只是财政厅长每天都要来一二次，其他的厅长也都过往甚勤。来访他的人之多，就一个普通人说，似乎都会生厌。但是许总办却不然，他不唯不厌倦自己的客人多，而且一有空闲的时候，即打电话去请财政厅长，或者自己走出去拜访其他的要人。的确，他忙得很，他忙得几乎连他自己的影子，也只有在夜间两点以后，上午十一点以前，才能在床上找着他的所在。总之，他似乎也如一般中国人一样，在生活上绝不愿有片刻空闲，因为在空闲的时候，思想这蠹虫会爬出来残害他的健康。所幸这外国人的左邻现在还是一间空屋子，不然，他也会有点憎恶吧？再就这间屋子的内部及陈设说，似乎也不会使这位外国人觉得中国人都还在过着猪的生活。

这间房屋十分宽敞，下面靠窗户摆着一张长大的绿绒

沙发，两端斜放着一对单人沙发，显然布置出三五密友作深切密谈的舒服形式。不用说每个沙发上都有鹅绒靠枕，让阔人们谈到深切的言语空竭时，还可以躺在上面发一阵滋润的晕。沙发前面不远，屋中间摆着一张大理石的圆桌，上面铺着一方大绣花桌布，从四周垂柳一般的穗子上，也可以看出中国高等人们的儒雅精神。此外还有八张紫檀的弹簧靠椅，四张整整齐齐地围着圆桌，其余的四张则恭恭敬敬地靠墙立在一只大理石茶几两旁，上面也铺着一块绣花台布。房间的另一端设着一张宽大的弹簧床，床头立着一面八扇屏风，现时正摺叠在一起，这是打算将这一间大屋，隔成卧室与会客室的设备，如果住客没有这项需要的话，只作为这大屋的一样摆饰，看来也不算多余。离床一米远是一个小门，门里边是一间小小的西式更衣室。室中大白瓷浴盆及面盆之外，还有一个美国红木制成的玻璃衣橱。至于地板，当然也是美国黄松木，外面抹上了几层油漆，光亮得一个中国中等绅士看见了一定惊讶比他的供桌照人还照得更为清晰吧？其余：天棚和四面墙壁上的图案花纹及墙下面的油漆，均显示着中国人也有懂富丽生活方式的记载了。

外国人刚走进屋中坐到沙发上，行李即由几个茶房抬了进来。青年指示着安放了行李、箱子，刚坐下想学着这外国人用两个指头撑着下颏休息一忽儿，而另一个中年茶房却双手捧着循环簿子走了进来。这茶房一进门，两眼闪着老练的微笑四面一看，便一直走到青年的面前，满身活动着一种受过欧美高等侍者礼仪的文明训练的波纹，脸上堆下

异常虚心的伪笑，鞠一躬，将循环簿子双手递与青年；退一步，静静地立着。脸上的虚心伪笑虽然暂时消失了，但仍然活跃着一种随时可以捏起奉承笑纹的轻微颤动。

青年懒散地将簿子翻开看了看，缓缓地站起身走到圆桌旁边坐下；又把循环簿子翻着看了看，才从怀中掏出一支女人用的小巧玲珑的绿色自来水笔，在循环簿上写着：“维廉木·波瑞，大美国纽约西满斯公司驻华总经理”。写罢又用英语和外国人说了几句；外国人立时以命令式的口吻答了两句。他于是又在簿上加上一段：“办事处地址：上海大英租界南京路一〇一〇。电报挂号：五八三二九；电话号码：八〇八一五”。他写到这里，头微摇了摇，又在下边加上：“海洋电码：五〇八九七”。写罢，又译成英语和外国人咕噜了两句，又自己郑重地看了看。既而眉宇间流出一种似乎自觉字体写得颇可赞美的表情，将头微点了点，又在另一行上写着：“李约翰，江苏，二十一岁，大美国纽约西满斯公司驻华总经理之翻译员”。写完后，又仔细逐字地看了一遍，始抬起头看看茶房说：“你们二等房间还有好点的空间儿没有？”

“有！”茶房鞠一躬，脸上捏起满心承迎的笑容。

“给我开一间。”

“是！”茶房又鞠一躬，迈开循着轨道的步伐退了出去。

没有两分钟，门响了，那位茶房又走了进来，依刚才仪式立在李约翰的面前说：“房间开好了，请李先生去看一看。”

李约翰站起身，向总经理报告了一声，便走出门去，茶房跟在后面，轻轻地关上门。屋中立时静寂下来。总经理站起身，走到床头将更衣室的门打开看了看，似乎怕有什么微生物似的，翘起他的大鼻子，如狗一般，往室中探着嗅了嗅：除开沉寂了很久的一种不知哪位女人从纽约或从巴黎买来的什么香水和香皂还未散尽的余氲以外，什么气味也没有。于是他即大胆地走了进去，站在白瓷面盆前，弯腰在镜子上照了照自己的脸：先挤起一只左眼，用右眼看；既而又把右眼闭上，把左眼大大地睁开看。但他所看见的，还只是这样一副面孔：两个细细的长眼睛下面突起着美国人特有的一个鹤嘴锄似的贪得无厌的鹰钩鼻子，和一张连上帝也要受骗的善于流露文明词句的嘴。还有许多，不过其中最使他满意的就是细长眼睛上的一对修理得非常整齐的细长眉毛，尤其是这细长眉梢上的一个小弯弯。因为，这小弯弯使他在女人面前说话时，能够很自然地将整个细长眉毛弯成一种新月的弧形，永久保持着流露一种引诱的微笑，虽然他并没有笑，而且连笑意也没有。这种自然流露的微笑，已使他在许多三角或多角恋爱的场合中取得了胜利：同法国女人，德国女人，英国女人，总之，同大文明国的女人都结过婚。最近他又非常羡慕起日本和中国女人来。不是因为他觉着日本和中国女人具有什么特种可爱的“东方文明”，或者有什么特殊的科学常识会给他生养美丽健壮的孩子，也可以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孩子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抱着真正美国的“我”的哲学的人。“我”之外，他什么也没有注

意。因此，最近他之羡慕日本和中国女人，当然也不能越乎他的美国人的哲学之外。简单地说，因为他在日本和中国女人的态度上发现了一种合理的真理：她们自身，除对男子的信仰外，一切都不存在，不仅只是她们的美丽——这很合乎他的哲学。就是说，他想着他能够利用这种真理，给他的“我”一种暂时的最大的满足。他审查着他自己的面孔，他并且非常自信他不久就能使他的羡慕成为事实。他用手指头轻轻地揩着他的细长眉毛，当然，他之所以满意他的眉毛，不仅是为着上述的这一点企图。还有：当他做出发怒的容貌时，他只稍微一吃力，将这眉梢上的一个小弯弯向鬓角吊起，他的面孔立时会显出一种我们中国总司令一样的庄严而可畏的威仪，使莫名其妙的人们都不得不诺诺连声地驯服下来，并且顺从着他。这样的一副面孔，是他非常必需的，因为他之所以能避去由他的行为所引起的一切纠纷，而从容地走着他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没有人，就是最利害的侦探也在内，都不敢稍微拦阻他。还有：他不怒也不欢喜的时候，就是说他在进行他的事业的平时，这对眉毛能使他脸上显出一副非常诚恳、非常正派的绅士仪容，使一般富人看见，没有不在深心中佩服着说：“他真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百万富翁。”就是一般最有经验和识见的绅士看见他的这副面孔也要衷心感慨地说：“这真是我们中间最能干而且是最好的先生”；而一般政府要人一见更要说：“这真正是最有学识和经验，而且最热心的一个实业界领袖人物”；就是一般“善男信女”见了也没有不满心“阿弥陀佛”地说：“他是最有慈

悲心肠的绅士！”一般和上帝有勾搭的教徒一见也当然要出自内心地赞美着：“这才是一个正统派的神学者……”还有……。总之，使无论什么人一看见他，就会感觉着他是一个他们心中所理想的人物。他之所以被一切人这样尊重，其主要的原因虽然还有他是美国籍的人和他的巧妙辞令，但是他的这对能做出各种合乎人们要求的仪容的眉毛，却也帮了不少忙。因此，他平素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没有人在他身旁，他即面对着镜子，仔细地审视着他的这一对细长眉毛，而且心中拟想着无数恐怖、惊险、愤怒和耸人听闻的，以及悲欢离合的事件；非常细心地训练着他的这一对神鬼莫测的眉毛。自然，他同时对于他的两只美妙而狭长的细眼睛、鹰鼻子、嘴唇、额头和脸上每一丝肌肉，每一根黄毛，甚至鼻洼沟阴影的深浅，都是他非常关心训练的，而且不时用一个指头摸着或者用两个指头捏着，做出各种表情。总之，在他的经验中，这些都是有感觉的部分，容易制驭，只有眉毛是人脸上的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麻木而可怕的难于制驭的部分。它会于无形中泄露人的严重秘密，它会于刹那那间或者在不介意的顷刻间公布出嘴用尽全力所声明的真理的反面，它会于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人的可怕的绝对需要隐藏的真实感情。此时，他对于他面孔上这样一个重要的部分，已经两三天没有训练了。他想着，他用一个小指头细细地揩着左眉的尖梢，自己窃窃地说：“这真是人类身体上一个可怕的部分。”

足有三分种的功夫，他这样摩拭着他的眉毛，直到揩得